

像水草一样轻柔

□ 杨福成(山东)

水草生于水中，向来是极轻柔的。它们不似岸上的草木那般挺拔，也不如花朵那般招摇，只是静静地在水底摇曳，随着水流的方向，时而舒展，时而蜷曲。这般姿态，倒显出几分超然来。

我每每站在水边，看那些水草随波逐流，便不想想起人的一生。

人活在世上，何尝不是如水草一般，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时而浮起，时而沉没。只是人不如水草聪明，偏要逆流而上，自以为能改变什么，到头来不过是徒增烦恼罢了。

水草从不抗拒水流。水流向东，它便向东，水流向西，它便向西，随波逐流，活得通透自在。

水草的轻柔，并非软弱。它能在湍急的水流中生存下来，靠的正是这种以柔克刚的本事。你看那最柔软的水草，往往生在最湍急的河段，而那些看似坚韧的水生植物，却多在静水中才能存活。这其中的道理，值得深思。

人活一世，总要经历些风浪。有人选择硬碰硬，结果头破血流；有人却能如水草般，随风摇摆，反倒保全了自己。

我并非主张毫无原则的随波逐流，只是觉得，在某些时候，柔韧比刚强更为可贵。历史上那些真正能成大事的人，往往不是最刚烈的，而是最懂得审时度势的。水草从不争抢阳光。它知道阳光总会透过水面照下来，早一刻晚一刻并无多大差别。它只是静静地等，等到光线降临，便尽情地吸收。这种耐心，在人间实在罕见。

人们总是急不可耐，今日种下的种子，恨不得明日就看到花开。殊不知，事情都是需要等待的，正如水草等待阳光那样自然。

我曾见过一对夫妻，丈夫是个急性子，做什么事都求快。妻子却如水草般温婉，遇事从不急躁。起初丈夫常嫌妻子太慢，后来经历了一些变故，反倒是妻子的沉稳救了他们一家。丈夫这才明白，有时候慢才是快，柔才是强。

水草的生长是无声的。它不像岸上的植物，生长时那么张扬。它只是默默地伸展，一天长一点，不知不觉就布满了河床。这种无声的力量，往往最为持久。人世间的许多真正的改变，不也是这股悄然发生的么？那些喧嚣一时的变革，常常如昙花一现，而那些潜移默化转变，反倒能经久不衰。

水草从不留恋某一处水域。当水流将它带到新的地方，它就在那里扎根生长。它不怀念过去的位置，也不忧虑未来的去处。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在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人们总是执着于某个地方、某种状态，一旦失去便痛不欲生。殊不知，生命本就是流动的，执着只会带来痛苦。

站在水边，看着那些随波摇曳的水草，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多么轰轰烈烈，而在于能否像水草一样，在所处的环境中活得舒展、轻柔而坚韧。水草的智慧，大抵如此。

夏天与黄葛树(组诗)

□ 廖凡(重庆)

葱郁成伞 清凉如风
身姿俯下 再俯下

时常急得半腰长出
舌头
舔食将失的养分和
光阴

垂钓日月之精华
喂养炊烟与云霞

根扎裂缝 暴筋露骨
不争不响 贴地抚水

时光影定格
咋成了父亲模样

荷花点燃山湾时光

粉红的心境
点燃山湾寂寞风景
纯白的善与良
躲在污黑的暗中

蜻蜓被催婚 打把遮阳伞
到处招惹游客的笑脸

霸王荷只认嫦娥的柔情
夜半才醉吐芬芳

清涼挂满山乡
瘦了六月
肥了游子山湾时光

夏梦飞翔

绿浪情潮 时令之骄傲
希翼浪漫 欲望疯狂

山·见

□ 张桃贰(重庆)

一朵云有一朵云的样子
一棵树有一棵树的风骨
我与你一样，与这些植物一样
都是这野山上迟来的客人

在最开始，在鸿蒙初开时
山里有无数次日月升降，周而复始
一直到今天，一直到此时
你在山路的转角恰逢我欣喜的一瞥

往后的路途上，我年轻的脚
——绵软，如在云中——
在无数拥抱太阳的苍老的手臂中
我轻轻地，搂住自己的肩头

乡 邻

□ 张儒学(重庆)

我虽然生活在县城，但仍和乡下的乡邻们联系着，凡乡邻们有啥事他们都第一时间告诉我。

不说其他的，在我的手机里存的大多数电话都是乡邻的，那些电话却经常打来，接乡邻的电话轻松自然，不用说客套话更不用顾忌什么。凡村里哪家嫁闺女娶媳妇满十做生，他们都会打电话给我，如果有时间便回去喝杯喜酒，没时间就打个电话送个祝福；有时，他们打电话给我啥事也没有，只是聊聊天问个好，也说说农事、庄稼、牲口，话语也像庄稼一样亲切朴实。

在乡邻中，我和才哥联系得最多，我之所以叫他才哥，他不但和我是从小玩到大的玩伴，在我们老家也是真的有才。因为他毛笔字写的很好，凡哪家娶媳妇嫁闺女都要请他去写副对联，他写的对联在门上一贴，似乎更增添了一些喜庆。就这样人们称他为“秀才”，他在乡邻中也就很了好的人缘。每次我从包括才哥在内乡邻的电话里，听到的不仅是乡村的一些故事，更像是从故乡吹来的风，滋润着我在城市里漂泊的心灵。

那天，才哥又打电话来说：“吴老三的女儿考上省城的一所大学了，今天刚收到录取通知书，今晚乡亲们自发要去他家庆贺一下哟。”我接到才哥的电话后，正好是周末，毫不

犹豫地回到了乡下。吴老三家里特别热闹，大门上人贴着一副红红的对联，对联是这样写的：“团结和谐新气象，乡村飞出金凤凰。”我一猜这对联肯定是才哥写的，才哥不但毛笔字写得好，而且对联也对的 good。小吴能上省城的大学，在村里虽然不是第一人，但凡人考上了大学，乡亲们都认为又飞出一只金凤凰了。听说她今天收到录取通知书了，这消息就像一条特大新闻，一下子就传遍了全村，乡邻们就自发地来到他家祝贺。大家围坐在院子里，像自己家的儿子女儿考上大学一样高兴。

多年没办酒的吴老三家，却一下子热闹起来了。这不只是乡邻们的一句祝贺，更是乡邻们的一片乡情，说什么也得简单的请乡村们吃顿饭。于是，便请来了乡村“一条龙”办了几桌酒席，吴老三也没收乡亲们的礼，只图个高兴和开心。那“一条龙”办酒席的人忙来忙去，还有几个乡邻主动来帮忙，煮饭的、切菜的、打杂的，整得小院里“噼噼叭叭”的，院里那个临时弄的土灶上那口大铁锅里，高高的大蒸笼里也发出了“哧哧哧”的响声，这确实增加了农家小院的喜庆。

大家见我回来了，也纷纷前来和我打招呼，不管是与我年龄相仿还是比我年长的人，一点也没因为我生活县城而显得陌生，还用

像以前一样和我说起话来。看着这些熟悉的乡邻，听着这些浓浓的乡音，我似乎又回到了多年前在乡村生活时光。这时，才哥走过来说：“老张，我也只是随口给你说说，没想到你还真回来了。”我笑了说：“小吴能考上大学了，是我们村里的一件大喜事，我当然要回来祝贺一下。”才哥又说：“那天刘婶娶媳妇，你也不是回来了吗？还有那天王三爷满八十，你也一样的回来了……”我说：“我当然要回来，我们都是乡邻嘛。”

晚上，乡邻们围坐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话题多半是夸吴老三能干，培养出一个好闺女，同时也鼓励小吴上大学后好好学习，将来好找个好工作。而吴老三更高兴，他便挨个敬酒，把气氛推向了高潮。才哥说：“吴老三，你少喝点酒，别喝醉了哟。”吴老三却说：“是乡邻们瞧得起我，我今天也高兴，就是喝醉了也值。”才哥说：“谁家有困难大家帮助，谁家都有喜事大家分享，这才是乡邻嘛。”和我坐一桌的刘大爷说：“秀才说得好。前不久，李老五的母亲病了，他家里有困难，也是乡邻们凑钱把他母亲的病治好的。”

不知是今晚高兴，或是大家平时难得聚在一起，乡亲们似乎有很多说不完的话。我从他们的说话中听到了许多乡村的故事。县里开展了一项关爱老年人健康行动，才哥知道



翩跹 李美坤 摄

古镇里的柴市坝

□ 周康平(重庆)

西沱，这座长江边上可寻秦汉历史遗迹的千年古镇，那条一千多步的石梯老街，是其灵魂的存在。老街有禹王宫、张飞庙之历史遗迹，还有古盐道、吊脚楼的传统文 化。然而，对西沱原居民来说，若是真正提起老街，柴市坝则是西沱人绕不开的话题。只是，随着镇城现代化的建设发展，曾经人声鼎沸的柴市坝，那个每逢赶场天人挤人的柴市坝，早被拔地而起的楼房取而代之。

不管怎么变化，历史的存在总是不可磨灭的记忆。西沱柴市坝亦然如此。它曾陪伴了西沱人一代又一代的繁衍生息。为什么这样说，得从西沱古镇的地势说起。西沱古镇是一条沿陡峭山坡而建的绵长老街，层层叠叠的房屋从山顶独门嘴延伸至长江边。狭长的老街，被老街的人称之为正街。有正街也就有背街，只是背街不是街，是山坡上的一条曲里拐弯与高低不平的泥巴小路，周围稀稀拉拉地住着一些农户人家。整条背街，只有柴市坝是块坝子，长约七八十米，宽约二十多米，靠里边是一排粗壮的桉树，靠外边是一面高高的土石坎。站在土石坎上，可看到江面的帆船点点。

棠邑之西，龙岗奇葩；明珠镶嵌，天宝物华。瀨溪东绕，辉映双塔；神树庇佑，福泽千家。武魁牌坊，枳风沐雨屹立百载不倒；圣缘香火，饱经沧桑信众八荒来朝。此乃丰腴之地，胜景如画。丘壑晨岚，涧流落花；紫陌芳林，茂竹桑麻；鸡犬遥闻，山坳人家。置身此地，恍若梦里瑶池，实至而名归也。

昔有川东小道穿境而过，见证古昌州商贾云集，市井繁华；今筑潼大荣三环高速互通，龙岗下道口气势恢弘，车水马龙。踏水桥，代龙桥、观音桥、平安桥宛若碧波佳丽，大安路、明高路、西苑路、宝北路恰似致富康庄。右干渠活水源头取之不尽，古堤口流水潺潺梵音不绝。灵山秀水，拨动……[注]……

棠邑：棠城，大足雅称。
神树：指被当地人称之为“祈福树”的“黄桷树”，相传拜其为“保保”，可免灾增福。
武魁牌坊：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建，因彰显当地人张星魁在成都武举中夺魁而立。
圣缘：即圣缘寺，寺内供奉有宋代雕凿的石刻佛像。
石坛夜月：古代大足八景之一，原大足县城

听隔壁邻居七八十岁的老人家说，他们也不知道柴市坝始于何年，他们当小孩时就在柴市坝玩耍了。不能说老街有多少年，柴市坝就有多少年，但是柴市坝存在的历史，一定是千年老街的丰富注脚。在这条满是坡坡坎坎的老街，能有柴市坝这么大块平地，已是西沱古镇难得的奇迹。柴市坝所处的位置，表面看是在背街，上下只有一条泥巴小路与之相连，但是，正街有多条与背街相通的小巷子，人们穿过巷子就相当于穿越到了柴市坝。正街一侧，靠柴市坝的居家入户，他们更是方便，打开后门，就可走向柴市坝。

柴市坝这地名听上去很土，没有禹王宫、张飞庙、吊脚楼这些名字吸引入，它在西沱人的生活中，在过去相当长的岁月里，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那时，镇上的所有人烧水做饭所需的燃料，几乎全是来自柴市坝的木柴。

我对柴市坝的记忆，与我的邻居李叔叔有关，那时他在镇上仅有的一家餐馆当厨师，同时负责采购餐馆的木柴。那时，西沱古镇是七天赶一次场。街上的居民得在赶场天里，采购完一个礼拜甚至更长时间的木柴。李叔叔所在 的餐馆生意兴隆，是烧木柴

的大户。

一到赶场天，李叔叔与老街的许多居民一样，天刚亮就赶到了柴市坝。那里聚集着一堆又一堆的卖柴人，他们大都是穿着灰布和蓝布衣衫，头裹白色帕子，脚穿草鞋或布鞋的中年汉子，也有身体结实的大婶大妈，他们并不是以打柴为生的樵夫，只是来自山里的庄稼人。这些人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边朝挤入柴市坝买柴的人热情吆喝。在拥挤的人群中，不少卖柴的人，能一眼发现李叔叔，然后上前拉着他的手说他们今天的木柴，晒得有多干燥，没有一块湿柴，柴劈得长短又合适，烧火煮饭，特别方便，是你们餐馆需要的最好木柴。

李叔叔是老买柴的行家，不会听卖柴人嘴上的话，他有他的验货标准：伸手拍拍捆在外面的木柴块，歪头细听其回声，然后张开双臂，对捆绑得又粗又大的木柴，用力朝上一提，便可知道这捆木柴是不是卖柴人说的那般好，从而决定这捆木柴是不是可以成为餐馆的木柴。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外地便宜的煤炭，被一艘艘驳船运到西沱江边，老街的蜂窝煤厂随之兴起，方便智慧的蜂窝煤成了老街每家每户的选择。存在了不知多少年的柴市坝只得徐徐落幕，淡出了古镇的生活舞台。感叹之余，又欣慰于胸，正如老话所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柴市坝的消失，换来的又何尝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明星社区赋

□ 王文科(重庆)

多少游子心弦？石坛夜月，激发无数骚人诗篇？
春来桃红李白，夏至鸟鸣蝉噪；金秋稻浪翻滚，严冬腊梅绽放。明德树人，莘莘学子索蒙朝夕不倦；明友务实，引领农户养殖渐入佳境。森辉锦城拓业，荣膺百强科企名播巴山蜀水；张宇青年才俊，坐拥诸多专利享誉四海九州。“怀暖石”玉兔幻化，留下美

设有四坛，均已毁。东为先农坛，西名神祇坛，南筑社稷坛，北置厉坛，四坛相映，月下生辉。
明德：即明德小学。
明友：即明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森辉：即张森辉，大足龙岗明星入，现任成都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公司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连续2年被评定为成都百强企业。
张宇：大足龙岗明星入，现供职于四川航

丽动人传说；“观天井”仰视星空，引发无尽遐思畅想。
君不闻，明星桥上，解放军血染黎明堪壮志；倒马坎下，共产党敢教日月换新天。星移斗转，乡村巨变。别墅楼错落有致，农家乐点缀其间；敬老院温馨如故，图书室博览万卷。壮哉，大丰大足！美哉，海棠香国！新时代明星崛起，新征程奋进未来！

天技术研究院，拥有9项国家发明专利，6篇科研论文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2023年荣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怀暖石：亦称“猫儿石”，相传为嫦娥怀中的玉兔幻化而成。
观天井：指明景区内一处现存的古民居。
明星桥上，解放军血染黎明堪壮志：大足解放初期，解放军曾在明星桥一带遭遇土匪伏击，多名战士壮烈牺牲。

这消息后开车送张大爷去医院的，真的就把他多年的眼疾治好了；李大妈深得祖上传下来的手艺，她做的甜粬却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吃，不但前来村里游玩的人纷纷购买，还有县城的小吃摊主都来批发去零售呢；因村里的公路去年修成了又宽又平的柏油路，陈么婶的儿子在外打工多年，今年回家买了一辆大货车，跑运输还比在外打工强多了，每月至少能挣上万的钱……

那晚，我没有回县城，在才哥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准备回城时，突然李三爷来请我们去她家吃午饭，说他老伴今天过生日，儿子儿媳在外打工，只有他老俩口在也没要客人，简单在家里过个生。盛情难却，我只好去了。哪知，不会刘大爷、吴老三、李大妈、才哥也等乡邻也来了，有的提着酒，有的还提着菜，有的还买了半只烧鸡……这让李三爷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吃了午饭我县回县时，正好从马三娘家路过，她赶忙装了半袋红薯，说：“听说城里的红薯要好几块钱一斤，我这是没淋化肥的，吃了对你们身体有好处的。”我说不要，县城里啥菜都能买到，才哥走过来说：“马三娘给你的，你就接到嘛，都是乡邻，你还客气什么呢？”我赶忙接过马三娘手中的红薯说：“好的，谢谢马三娘了。”随后，李大妈又给了我几根莴笋，陈么婶又给了我几个大白菜……

才哥见我提前着几袋子菜，他帮我送去村口的公交车站。在我上车时，才哥说：“那年，你考上市里的一所大学，去上学时也是我送你在这儿乘去县城客车的，你还记得不？”我笑了说：“当然记得，送我的不只是你，还有一些乡邻们！”

楠木四章(组诗)

□ 陈亚强(重庆)

朝圣者

山岚引路，步履迟疑
翠色在雾中润开水墨

魂魄一分为二
一支向安岳朝拜
一支往大足飞升

安岳留下祷文
收纳了翡翠般的馈赠

而大足石窟里
正生长着人间的穹顶

林间颂

万亩金涛在风中涌经
每棵树梢悬着太阳的铜镜
穿金箔的精灵
在枝头排练朱雀的咏叹调

山石卧成砚台
青苔蘸露写下
此处应有羽衣曲

我展臂为翼
从一棵神木飞向另一棵

森林忽然列队
要以诗作为通关文牒
溪流抢先捧出银弦伴奏

王朝纪

楠木王挥退浪石
山泉捉着裙裾

花岗岩举起白旗投降时
绿林豪杰忽然横刀

此乃五万精兵所立之国
导游指向树冠间飘荡的云旗

年轮里藏着征伐的铭文
每片新叶都在加冕

辞行帖

盘膝时，年轮停止旋转
青苔在袍角绣上暗纹
悬在空中的落叶
保持着坠落的决绝

树干倾吐寂寞
来世愿做逐风的鞍
而整座山谷突然摇晃
明年要来看我们的金缕衣

走出十里，回望处
千万条金枝在挥动
像大地举着未干的笔
在天空续写别赋

